



秋入小城

□ 杜丽华

有人说：一入秋，才知道中国有多美。一入秋，北京变成了北平，杭州变成了临安，南京美成了金陵，黄山美成了徽州……我想，一入秋，长治这座小城，也一定会如它们一样，美成昔日的潞州城。

小城的街巷很深很密，横横纵纵200余条，这些街巷或因官署衙门而立名，或因寺观庙宇而得称，亦或是随经济发展而生，依方位地形而存。它们犹如一串串古老的文明符号，将整座城的脉络梳理得清晰规整。

一入秋，满城景致便换了模样。街巷、城墙、青石路、城楼静立其间，梧桐、银杏、黄栌、樱树则被染上层层秋意。是的，只需一阵秋风，小城镇便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在斑驳的色彩里，愈发显得情深义重。

秋来了，我在秋阳下行走。想起了史铁生《秋天的怀念》中所写：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大抵，作者眼中，北京的秋天是种了惆怅和怀念的。但这座小城的秋，斑斓得没有一丝惆怅。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诗仿佛是当年刘禹锡为这座小城量身写下的，这座小城，秋日风情丝毫不比刘郎笔下的少。“青帕裹头香鬓湿，谷秸深处扬田歌”“不辞双杵相鸣和，一片秋声秋日西”“好是德风亭子外，梳妆楼并看花楼”，久远的古城便是如此诗情画意。“自古上党天下脊”，试想秋天的天空如此高远，若没有几分诗情，人心该如何抵达这般辽阔？而有了这样的诗情，人们又怎能不爱这座城？

阳光在远处，像一群鸟雀，散落在绵延20多公里的“三河一渠”走廊上。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爬山虎竟不知什么时候把两道绵长墙壁染成了通红，似红色的瀑布，又似燃烧的火焰。每日上下班路过的水中长廊，变成了一个赤红的世界。仿佛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小女孩一夜之间就长成了楚楚动人的少女，时光过得好快呀，一晃，就该出阁了。深黄、浅黄、微黄叶片如蹁跹的蝴蝶，成群结队飞舞着。

在河道逛久了，我便择一出口拾阶而上，想到云步街茶舍小坐。云步街，

傍着“三河一渠”，一听名字，就觉得很惬意，像云朵一样散步的街巷。我进去时，才发现茶舍里靠窗的位置已座无虚席，喝茶的人们都在静静地望着窗外。老板微笑着对我说，都看秋呢。我笑着点点头。夏天，这条街巷的天空是绿色的；秋天，这条街巷的天空又是金色的。四季不同，景色也不同。

路过新营街，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树的银杏叶，金光闪闪的银杏叶仿佛在枝头灼灼燃烧，那种摄人心魄的色彩，令我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语去描绘，只剩下满眼的惊艳。秋风是静止的，金色却在枝叶间汹涌；秋阳是和煦的，金色却在光影里热烈。洁净的金色肆意泼洒染透了这条街巷，几乎要把半边天空都染成这般富贵又华丽的模样。

风起了，片片银杏叶如金蝶，追着人跑。解放街、英雄北路、上党门、八一广场等，这些地方也是如此。人们坐下时，它栖息在膝上；站起时，它又停在肩头；低头时，它滑入脖子里；离开时，它落在脚边，好像要牵住脚步。站在银杏树下的人们，又有谁舍得离开。走远了，扭过头去，再补上一眼。连梦的颜

色都是金色的。

秋，怎么可以这么美？屏声敛气地观望，心里只剩下一声感叹，小城怎么可以这么美！

秋来了，大自然都如此深情，更不要说人了。身着环卫服的环卫工人，不想惊扰看银杏叶人的心情，默默收起扫帚。但今天的工作还是要做呀，那只能等斜阳渐收人群离去，加班清扫了。另一条街巷，机械轰隆，有工人正在修补路面，汗水混着尘土，掉在地上碎成八瓣，提前一天完成施工任务，人们便早一天出行便捷……

我静静聆听，仿佛能听见脉搏里血液奔流的声响。这声音里，混着我的、银杏树的，也混着古老时光与现代岁月的律动，最终全都汇成秋之声、秋之韵，在耳畔绵绵不绝。对大自然的这份挚爱与赞美，早已烙进生命里、淌在血液中，无需刻意言说，皆是发自肺腑的本能。

秋天的这座小城，教会我们的，原是要学会感恩，感恩这个和平与幸福的时代，是它让我们对社会、对生活、对自然，都能生出这般深情的畅想。



那轮圆月那片光

□ 赵玮玮

当秋风卷走了夏日里最后一丝暑气，当秋雨洗去天空中最后一层浮云，秋天的月亮像一轮清澈的明镜，近乎透明地挂在了天边，在万物凋敝的季节里露出了自己的最清澈、最圆润、最柔美的模样。

季节是大自然最忠实也最信任的使者，它总会以风雨、以霜雪、以星辰、以云月在看似不经意间却又浓墨重彩地给大自然染上不同的底色，如果能在季节的底色里作画，那花海无疑是春的色调，激情注定是夏的主体，丰收是唱给秋的旋律、纯洁是赐予冬的比喻。

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我的童年乃至半个青春都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记忆。在承载生命奇迹的土地里为父亲点过种子，见过种子发芽时的萌动和破土而出的力量，听过禾苗拔节的声响，看过谷子吐穗的畅快。虽四体不勤，但五谷杂粮的成长规律却记得分明，不像我的孩子，常把冰箱当作食物的最大产地。

记忆里，秋天的天空总是很高很蓝很辽远，像幽深的湖面，偶有云影飘过，像极了静静游移的天鹅在湖面划出圈圈微澜。农村的夜晚是一块黑色的画

板，画面上亮晶晶的星星一闪一闪，像孩子满怀期望的眼睛，一夜夜看着月亮由一勾到一弯，再由一弯到一半，最终由一半慢慢充盈成一轮满满的圆。

春花秋月是一种美，但在收获的季节里，高悬于空的月亮更像是一束照亮生活的光……

霜寒露浓的秋天，玉米最先压弯的是孕育了它生命的秆子，其次压弯的是父亲的脊背，最后压弯的才是母亲的手臂。坡陡路窄的梯田里、阡陌纵横的田埂缝隙间，肩挑手提依然是一种传统且重要的秋收方式。当白色的霜降落在晨曦的微光里，当金黄的玉米穗开始垂下顶在头上的胡须，父亲的镰刀便派上了用场。

清晨，当金色的朝阳爬过山头将万丈光芒射向大地，昨晚还直立的玉米已在镰刀的嚓嚓声中整整齐齐地躺在了地上。母亲系着围裙坐在铺开的玉米秆间，一边说话一边拿起一株躺在地上的玉米秆子，用手使劲一掰，伴着清脆的咔嚓声响，一穗带皮的玉米已在母亲挥出的手臂间画出一条优美的弧线，然后扑通一声就落在了裸露的地皮上。

当长长的地垄上玉米被堆的像一

座座金黄的小山丘时，就该我出场了。这个时候，我会拿起一条麻袋，把堆在地上的玉米一穗一穗捡起来装进袋子里，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中就把一座座“小山”打包起来。装满玉米的袋子很沉，父亲却要从半山腰一袋袋把他们扛到山脚下的田间小路上。

太阳像被磁石吸引了一般，一晃眼的功夫就将光芒从山尖上拉了下来，同时也将父亲的背影越拉越长，直至消失在黑色的夜空里。

拉玉米的小平车装得满满当当，有时甚至高出车身两三倍，父亲用粗麻绳将装满玉米的麻袋固定在小平车上。不管装的多满，父亲都会在最舒服、最安全的玉米堆里给我留出一个位置，就这样一路颠着把我拉回家。

那次也许是我真的累了，也许是时间确实太晚了，记忆里我是在路上被颠簸醒的，迷迷糊糊中我看见天边挂着一轮红红的、大大的、圆圆的月亮。我从没见过那样的红月亮，像一轮温和的火球，浑身散发着温和的红光，我有点痴迷了，目光紧紧追随着它的身影，看它越过树梢、跨过石岸、跳上山尖，慢慢挂在了漆黑的天空中，然后一点点地在自

己的轨道里移动，红色渐渐退去，清亮慢慢被还原，大地一片光洁，大山、树木以及还没有被收割完的庄稼都在地面投下了自己黑黢黢的影子，影随风动，黑色的影子像一块弹性极好的画布，时而被风拉大时而又被风吹小，我静静地看着天边的月亮，它像一束来自遥远的光，我们走到哪里它就照在哪里，为辛劳晚归的我们照亮回家的路。

回到家时，月亮已经升得很高，提前回来做饭的母亲已经把烙的金黄的葱花饼装进盘子放在了桌上，圆圆的月饼也被放进了圆圆的盘子里，舀在碗里的米汤上都飘着一轮圆圆的月亮。原来那天是中秋节，节日的气氛在一天的劳碌后显得有些寡淡，没有助兴的酒水、也没有赏月的雅兴，更没有诗一样的语言，有的只是父母对年景和收成的朴实祈愿和在如水月光下手里停不下来的活计。

真实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平平淡淡，像月光，尽管淡如流水，但却一直都在默默演绎着自己的阴晴圆缺，你的关注与否、你的仰望惊叹，抑或你的视而不见都不会影响到它的微光闪闪和始终如初的陪伴。

（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会长治分会推荐）